

5 Starry
心晴坊
女性新领域

九重紫

前缘散尽，他许诺她一世守护，忽遭巨变，她温暖他半生苍凉。
纷扰尘世中，若能与你携手并肩，又何惧权谋争斗，明枪暗箭。



5 JIUCHONG
吱吱

「情作家」**吱吱**重磅力作！
真东方美的女性励志传奇。
八神柳暗花溟，云霓、
倾情推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九重紫

5

JIUCHONGZI

吱吱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重紫. 4、5、6 / 吱吱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20-5

I. ①九…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021号

书 名	九重紫. 4、5、6
作 者	吱 吱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童 王妍萍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770千字
印 张	54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920-5
定 价	75.00元 (全三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 
- 【001】第二十一章 匡家生意惹是非 窦昭归省贺新春
- 【018】第二十二章 宋宜春忍气宴客 宋砚堂难解谜团
- 【032】第二十三章 陈赞之雪中送炭 赵睿甫回京述职
- 【048】第二十四章 醉汉酒后吐真言 陈波一语警窦昭
- 【063】第二十五章 寻世仆再查家变 思谋略防患未然
- 【077】第二十六章 三人结盟共进退 两家联手援窦明
- 【090】第二十七章 拒认生母失人心 为求升迁攀关系
- 【107】第二十八章 世仆有心投旧主 为表忠心道缘由
- 【121】第二十九章 贺端午旧事重提 寻故人初露天机
- 【139】第三十章 蒋太太怒拒宋翰 救遗贵再现谜团


- 
- 【156】第三十一章 隆福寺兄妹相见 黎窈娘遭人灭口
- 【170】第三十二章 思往事兄弟生疑 入宋府遗贵更名
- 【185】第三十三章 蒋琰羞怯认亲朋 宋墨愤恨惩小人
- 【200】第三十四章 弄巧反拙泄天机 砚堂反目审兄弟
- 【215】第三十五章 追讨遗物慰亡灵 颐志堂里喜添丁
- 【230】第三十六章 宋天赐盛宠不断 宋天恩委曲求全
- 【244】第三十七章 宋家有心尚公主 偏偏赐婚市井妇
- 【255】第三十八章 宋翰婚事成定局 夺嫡之争露端倪
- 【269】第三十九章 苗家贫婪落陷阱 宋家赔钱又丢脸
- 【282】第四十章 宋翰尴尬娶新娘 蒋琰婚事牵人心



第二十一章



匡家生意惹是非 窦昭归省贺新春



话传到窦昭耳朵里，她一时间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前世，宋墨就杀了宋宜春，从此为世人不齿！

今生，她无论如何也要保宋墨一世清名。

窦德昌哪里猜得到窦昭的心思，只当她刚刚拿到了主持中馈的权力还不适应，因而逗她道：“我和伯彦出了这么大的气力，你好歹也要谢我们一声，就这样端着茶盅发愣，莫非是嫌弃我们多事不成？”

窦昭抿着嘴笑，打趣他：“国公爷给你和伯彦赔不是，很有意思吧？”

窦德昌想起当时的情景，拿过窦启俊用来装腔作势的川扇摇着，嘿嘿地傻笑。

窦启俊却正色地道：“四姑姑，您跟我说实话，宋家是不是很复杂？”

窦家和宋家不过是来往得少，一旦走近了，凭窦德昌和窦启俊的机敏，宋家的状况是瞒不过他们的。

她微微点头，含蓄地道：“哪家又不复杂呢？”

窦启俊不再问，笑道：“那陆老舅爷，果真是正直公正之人，要不然，今日之事只怕难得这样圆满解决。”

窦昭毕竟是做人儿媳的，就算是宋宜春待她苛刻，她也只能受着。若是当着外人抱怨公公的不是，那就要背上那不孝的名声了。照原来的计划，她不过是想请了陆家的人过来做个见证，借此机会让陆家的人知道不是她不孝顺宋宜春，而是宋宜春行事没有章法，竟然因为儿媳妇的一句话不合心意就逼着儿子休妻，以后若是再传出她和宋宜春之间有什么矛盾，世人自然会把责任归到宋宜春的头上，为下一步拿到主持英国公府中馈的权力做准备。可她万万没有想到，两位老夫人远比她想象的更通透，不仅训诫了宋宜春一顿，还让宋宜春现在就把管家的权力交给了她。

她摸着那不知道被多少代人拿在手中摩挲过的光滑如玉的竹制对牌，不由得浮想联翩。

倒是窦德昌有些担心地道：“我们拿了二太夫人和五伯父说事，不会东窗事发吧？”

所谓的二太夫人发脾气、窦世枢还跪着，不过是他们糊弄宋宜春的话而已。

窦启俊笑道：“你放心好了，今后宋宜春见着窦家只怕都会绕道走，他又怎么会去和五伯父对质？就算是去对质，五伯父难道还偏向着英国公府不成？”

窦德昌这才松了口气。

窦启俊起身告辞：“出来一整天，我也要回去了。等过了年，我再来看望四姑姑。”

窦德昌却道：“我跟娘说去了玉桥胡同，回去怎么再用晚膳？这大过年的，街上的馆子全都关了门，你让我去哪里找东西吃？”

见此，窦昭便留他们吃饭：“外面寒风呼啸，这肚子里没有点热汤水，走出去可就难受了。我已经让厨房里做了火锅子，你们用了晚膳再回去。”

窦启俊正犹豫着，就有小厮进来禀道：“世子爷回来了！”

窦昭趁机留他：“你还没有见过你四姑父吧？既然碰到了，怎么也要打个照面再走。”

窦昭是直接从小安寺胡同出的嫁，在真定的窦家人，包括祖母在内，都还不认识宋墨。

也就是说话的工夫，宋墨已撩帘而入。

武夷在路上已经将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窦德昌他熟悉，另一个陌生的青年想必就是窦启俊了。

他笑着和窦德昌行了礼，然后和窦启俊打招呼：“你四姑姑常夸你是启字辈的第一人，小时候也得了你不少照顾，今日一见，果真是气宇轩昂，潇洒俊朗。”说得十分客气。

窦启俊是读书人，学的是魏晋之风，不要说这几年走南闯北，增长了不少见识，就算是退后十年，他见了宋墨也不会含糊，此时见宋墨待他有礼，自然也不会端着，便客气地和宋墨寒暄起来。

不一会儿，若朱来问火锅子摆在哪里。

“就摆在小花厅吧？”窦昭征求宋墨的意思，“小花厅里烧了地龙，几盆腊梅开得正好。”

三个人就去了小花厅。

酒过三巡，宋墨、窦德昌和窦启俊都松懈下来，说话越来越随意，也越来越投机。

窦启俊就指了猛灌他酒的窦德昌，对宋墨道：“看看我这个傻叔叔，要灌酒也要灌您啊，却灌起我来。”

宋墨嘿嘿笑，觉得窦德昌对他没有见外，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喝得更开了。

窦启俊还好，窦德昌有些管不住自己了，开始和窦启俊说起匡卓然的事来：“他那个什么父辈的关系到底牢靠不牢靠啊？你们说的人，我找了老半天也没有找到。不会是被人哄了吧？”

宋墨也不管什么叫非礼勿听，直接问窦启俊，道：“你要找谁？要不要我帮忙？”

窦启俊正为这事烦心。

他找窦德昌帮忙却一无所获，但总不能为了这么件小事就去找五伯祖吧？想到宋墨是金吾卫同知，又管着五城兵马司，心里顿时多了些许的期盼来。

他哎呀一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宋墨：“……指使番禺县令的就是这个叫范士畴的人，说在前门大街开了家茶叶铺子，可我去了几次也没有找到这个姓范的。”

“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好了。”宋墨给窦启俊续了杯酒，“这两天就给你消息。”

“那敢情好！”窦启俊没和他见外，两人碰了杯，饭桌上气氛越来越好，结果这酒一直喝到了一更鼓响，若不是窦昭怕六伯母在家里担心，来催窦德昌和窦启俊回去，只怕他们还舍不得散呢。

宋墨安排了人送窦德昌和窦启俊回去，自己却抱着窦昭耍起了酒疯。

“寿姑，你可真行！你若是个男子，定是那大将军，兵不血刃，就把那主持中馈的权力拿到了手里。”

“我们哪天抽空去陆家给两位老夫人磕个头吧？要不是两位老夫人，只怕这件事还要有变故。”

“春节的时候，我们也在家里请春客吧？到时候把几位舅兄和几位侄儿都请来，我们好好热闹一番。”

“我从小在舅舅家里长大的，以后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我们也常带他们去静安寺胡同，让岳父大人给孩子们启蒙。”

他啰里啰嗦地说了大半宿的话，句句都透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窦昭坐在床边，看着喝了醒酒汤沉沉睡去的宋墨，不由得嘴角含笑。她轻轻地亲了亲他的面颊，这才吹灯上床歇下。

第二天早上起来，宋墨却把自己说过些什么忘了个一千二净，隐约只记得自己好像答应了窦启俊什么的。

他不由得拍着脑袋喊“糟糕”，早膳也没用，就急匆匆地出了门。

窦昭莞尔，觉得这样的宋墨才像个未及弱冠的少年，生气勃勃，让人看了就觉得精神。

她坐在镜台前由若彤帮着梳头。

甘露来禀她：“府里的管事嬷嬷们都立在颐志堂的门前等呢，这寒风瑟瑟的，一个个被吹得直发抖。”

这些管事嬷嬷们也应该得到消息了。

窦昭吩咐甘露：“你跟她们说，婆婆在时是什么规矩，如今依旧是什么规矩。让她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话传出来，几个管事嬷嬷面面相觑。

也有在蒋氏手下当过差的，眼珠子一转，往上院去了。

有好心的仆妇告诉其他管事嬷嬷：“婆婆在的时候，每天早上辰正在上院东跨院的抱厦里示下。”

众人恍然大悟，纷纷往上院走去，心里却不约而同地感慨：这一朝天子一朝

臣，她们这些内宅大院的管事何尝不是如此？也不知道这里面有几个人能继续做下去？有几个人却要被打发出府？甚至是被主家寻了个理由把人往死里整的？

一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

窦昭按着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慢条斯理地梳妆打扮，吃饭喝茶。

甘露不由得替她着急：“那么多的管事嬷嬷都等在抱厦里，您还是快点过去吧？”

“婆婆每天辰正才开始处理家务，她们来早了，难道还让我去将就她们不成？”

也是啊！甘露讪讪地笑。

窦昭吃了茶，这才往上院的抱厦去。

不过是重复从前的一些老规矩，她闭着眼睛都不会错，不过一个时辰，抱厦里的人就散了。

窦昭回了屋，窝在临窗的大炕上和素绢一起给未出世的孩儿做小衣裳，心里却不停地琢磨着宋翰屋里的事。

过了年，宋翰屋里就有一个二等的丫鬟、两个三等的丫鬟到了配人的年纪，得派两个靠得住的人去那边服侍才行。还有从田庄上选来的那些小丫鬟，她已经托了杜唯去查她们祖上都是干什么的，过完年之后，应该就会有信来，婆婆的事，恐怕得从这些小丫鬟嘴里打听了。

她准备把甘露和素绢嫁给府里的管事为妻，这种事她们还是少知道为好。

几个新进的丫鬟里，若朱和若彤都很伶俐，能堪大用。

还有英国公府的账册，她得好好地看看，红白喜事虽都要随礼，但从礼单上也能看出各府之间的远近亲疏。

……

窦昭正想着，就看见有个面生的小丫鬟站在门口探头探脑。

她不由得笑了笑，问那小丫鬟：“你是哪个屋里的？找我可有什么事？”

小丫鬟胆儿挺大，笑盈盈地站了出来，声音清楚，条理分明地道：“我叫拂柳，是从天津卫的田庄上来的，段护卫让我来看看夫人忙不忙。”

那批从田庄里来的小丫鬟进了府之后，窦昭给她们的名字之前全缀了个拂字。

“你去跟段护卫说，我正闲着，让他进来吧！”窦昭道。

拂柳笑着转身跑了。

不一会儿，段公义过来了，笑道：“夫人，那个陈嘉陈大人要见您。”

窦昭有些意外，笑道：“你们怎么跟陈嘉走到了一起？”

段公义道：“素心出嫁，他也随了礼，我们总不能让人家就这么走了吧？就请他留下来喝了喜酒，一来二去的，也就熟悉了。”

窦昭怎么也得给段公义一个面子。

“让他进来吧！”她笑着吩咐小丫鬟，“带了陈大人到外院的小花厅里奉茶。”

冬日的阳光虽然和煦，但风吹在身上却依旧刺骨的寒冷。

窦昭走进小花厅，就看见穿着件靛蓝色五蝠捧寿团花锦袍的陈嘉正襟危坐在小花厅的太师椅上，或者是因为仕途的顺利，相比上次，他显得更加内敛从容。

他上前恭敬地给窦昭行礼。

不知道为什么，窦昭突然就想起前世，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那时的他穿着正三品大红蟒袍给宋墨行礼的情景。此时的情景，倒和那时候有几分相似。

“陈大人不必客气。”她笑着和陈嘉打招呼。

陈嘉却恭谨地道：“夫人的大恩，下官没齿难忘，说夫人是我的再造父母也不为过，下官只能肝脑涂地，才能表达心中的感激。”

还下官，自己又不是他的上峰，这种溜须拍马的话他倒也敢张口就来。

窦昭莞尔，怕自己再和他寒暄下去，会有更多恭维的话在后面等着她。

两人分宾主坐下，丫鬟们奉了茶，她就开门见山地问起了他的来意。

陈嘉笑道：“前几天来喝别姑娘的喜酒，听说夫人身边的几个大丫鬟都到了放出去的年纪，因而想找几个和别姑娘一样能干的姐姐贴身服侍。我不是锦衣卫吗？正好前几天有同僚去南边公干，遇到对姐妹花，虽说她们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但三五个大汉也休想近身。我就想到了夫人。若是夫人想瞧瞧，我就带着她们进来给夫人磕个头；若是夫人不满意，我再帮夫人留意。天下无难事，总能找到能让夫人称心如意的人选。”

窦昭非常意外，但更多的却是感慨。

前世，她为了找个能支撑济宁侯府日常嚼用的生意，不也曾这样殚精竭虑，才和郭夫人搭上话的吗？

她顿时起了同情心，温声道：“多谢陈大人。毕竟是贴身服侍的，这件事，还得和世子爷商量之后再做打算。”

“这是自然。”见窦昭接受了他的提议，陈嘉兴奋不已。他忙道，“是下官考虑不周，还请夫人原谅。”

两人寒暄了几句，窦昭就端茶送了客。

当天宋墨比平常回来得晚一些。

窦昭上前帮他更衣。

他不准，笑道：“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窦昭笑道：“舅母走的时候嘱咐过多次，让我别仗着现在不害喜了就暴饮暴食，要多动、多走。不过是拿件衣裳，怎的就不行了？”

宋墨失笑，觉得自己的确是太过小心了。

他由着窦昭领着小丫鬟服侍他更了衣，然后扶着窦昭在临窗的大炕上坐下，问她今天都干了些什么，吃得好不好，午觉睡得好不好。

窦昭就把陈嘉的来意告诉了宋墨，并道：“你觉得这种事能信任他吗？”

宋墨沉吟道：“那两个小姑娘的长辈多半是被锦衣卫缉拿了，我得看看她们家长辈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家里的女眷是充了公还是被流放或是被发卖……你如今怀着身孕，就当是为孩子积福，只要不是什么作奸犯科的大事，我们就伸把手好了。”

就算是不适合服侍你，把她们送还给她们家的长辈，也算是救了两条性命。”

窦昭点头，吩咐小丫鬟端了晚膳进来。

宋墨看着竟然比平时丰富很多，笑道：“夫人莫非是要和我庆祝从今日起，我们这些人的衣食住行都得听凭夫人安排了？”

窦昭笑道：“你知道就好！若是胆敢惹我生气，立刻减菜！”

宋墨哈哈大笑。

两人又开了几句玩笑，这才静下来用晚膳。

饭后，两人移到内室临窗的大炕上喝茶。

窦昭就问起昨天的事来：“你记起来答应伯彦什么事了吗？要不要我去找他？”

“不用了。”宋墨笑道，“还好昨天是陈核当值，不然还真得请你去问问舅兄和伯彦了。”然后他眉头微蹙，道，“你知道那个匡卓然和伯彦到底是什么关系吗？”

窦昭听着他的语气不妙，忙道：“出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事。”宋墨表情虽然轻松，可她还是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几分凝重，“听伯彦的口气，那匡卓然要找的范士畴是家茶叶铺子的东家。可我查到的范士畴，却是酒醋局的管事太监。不仅如此，此人还是汪格的干儿子，汪渊的干孙子。”

只要是扯上了宫里的太监，事情就会变得错综复杂，特别是汪渊这个在前世做了十几年秉笔太监的人。他在皇上宾天之后还能做起了慈宁宫的大总管，这就足以让窦昭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思考这件事。

她道：“我明天一早就把伯彦叫来问问。”

宋墨道：“我已经派人去请了。看样子，他等会儿就应该过来了。”

窦昭吩咐丫鬟准备了窦启俊最爱喝的大红袍，不一会儿，窦启俊就和窦德昌一起过来了。

三个人进了小书房，窦昭有些担心，想了想，也跟了过去。

宋墨倒没有避她，一边扶她在身边的太师椅上坐下，一边继续和窦启俊说着话：“……照你这么说，有经验的好船工难寻，那些人实际上是看中了匡家的船队。可太监虽然爱财，却不能随意离宫，大多宁可敲上一大笔银子，也不会做出这种夺人产业的事来——他又不能自己经营，要了何用？只怕这其中大有蹊跷，最怕就是涉及到宫闱之事。如今宫里颇为受宠的静嫔就是南方人。那犄角旮旯的番禺，除了他们本地人，外地人有谁知道匡家的船队？你若是信得过我，不如就让那匡卓然来找我。你不要管这件事，好好准备明年二月的春闹就行了。”

知道了那个范士畴的身份，窦启俊也感觉到事情棘手，他想了想，道：“我看这件事还是找五伯祖吧，免得把您也给牵连进来……”

宋墨不悦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要说和宫里的人打交道，五伯父还真就不如我。”

窦启俊想到刚才宋墨扶着窦昭时的表情，哑然失笑。

枉他自称是个伶俐人，却也有看不清楚的时候。宋砚堂分明是看在四姑姑的面

子上，才不遗余力地调查这件事，自己反倒误会他是个古道热肠之人……

“那就多谢四姑父了！”一旦想清楚了，窦启俊比谁都果断干脆。他朝着宋墨一抱拳，毫不客气地道，“事不宜迟，不如我现在就去把匡卓然叫过来好了，我也想知道这其中还有什么内情。”

宋墨颌首。

窦启俊和窦德昌去了圆恩寺胡同的客栈。

宋墨吩咐人竖了座屏风在小书房里，并对窦昭笑道：“等会儿我们说话，你就在屏风后面听。”随后叹气道，“本应该带着你到处走走的，可我现在当着差，实在是走不开，你在家肯定很无聊，听听这些事，权当是在解闷了。”

窦昭心情复杂。

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和宋墨成亲之后，她得到的竟然远比付出的多得多！

她环着宋墨的腰，把头倚在了他的肩头。

宋墨微微一愣，嘴角忍不住地翘了起来。

他回抱着窦昭，感受着妻子对他的柔情，仿佛喝了梨花白似的，让人沉醉不愿醒。

只可惜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缱绻总是很短暂，不一会儿，窦启俊和窦德昌带着脸色发白的匡卓然进来了，窦昭也转身坐到了屏风后面。

匡卓然有些茫然地给宋墨行过礼之后，面色更苍白了。

他仿佛受了惊吓，到现在还没有回过神来似的，喃喃地对窦启俊道：“原来英国公府是你们家的姻亲啊！没想到你们家还有这样显赫的亲家！”又道，“怎么会这样？我们家不过是在番禺能数得着数的人家，京都的贵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家的？”

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

窦启俊开始语气温和地问着匡卓然事情的前因后果。

匡卓然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利害，他喝了口茶，定了定心神，仔细地回答着窦启俊的每一个问题。

事情似乎很简单，匡家是番禺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新任的番禺县令重新审定了缴纳税赋的黄册，匡家因此成为纳税大户。匡家不服，找到了和自家颇有渊源的知府，由知府出面，把匡家的税赋由一等变成了二等，可没多久，他们家的生意就被人惦记上了。

宋墨和窦启俊听后，两人不由得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新任的父母官上任，匡家没有去拜访吗？”这次说话的是宋墨了。

“去了。”匡卓然有些不自在，但还是很诚实地道，“不过态度有些倨傲。”

“那改了黄册之后，你们有没有借这个机会和父母官重新修好呢？”宋墨又问。

匡卓然脸涨得通红，低声道：“家祖有些脾气，我姐姐又和知府的次子定了亲，所以……”

所以人家下决心给你们小鞋穿了。

宋墨和窦启俊低头喝了口茶。

窦德昌听着忍不住道：“我们窦家不知道出了多少个举人进士，如今连在内阁也占了一席之地，可父母官上任，我们窦家却从来不敢怠慢，县里有什么事，我们家也从来都是第一个捐钱捐物。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真是弄不明白，你们家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怎么就成了番禺首富？”

匡卓然却骇然于“我们窦家不知道出了多少个举人进士，如今连在内阁也占了一席之地”的话，他望着窦启俊失声道：“难道伯彦兄是北楼窦氏的子弟不成？”

窦启俊望着窦德昌，只能在心里暗暗叹气，道：“我正是窦氏子弟。”

匡卓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窦启俊的面前：“窦兄，请你救救我们匡家！”

窦启俊忙去拉匡卓然：“你我兄弟一场，这样就没意思了。”

匡卓然又羞又愧地站了起来。

宋墨却在旁边摸着下巴：“我觉得，你们弄错人了！”

宋墨的话让匡卓然等人傻了眼。

“世子爷，”匡卓然吞吞吐吐地道，“您是说我父亲上当受骗了吗？”

窦德昌和窦启俊也有这种想法，他们目光灼灼地望着宋墨，想听宋墨怎么说。

那种洗耳恭听的模样，让宋墨笑了起来。

“那倒不是。”他道，“我只觉得，他们的目的分明就是想接手匡家的产业，而照我对那些内侍的了解，他们通常都没有耐性去经营这样的产业。与其去求那范士畴，还不如直接把蒋捷的幕后靠山给扒拉出来——你们应该查查那个新上任的父母官蒋捷是谁的门生或是谁的师兄弟才是。透过这层关系，才可能和内侍搭得上话。再凭着窦家在士林中的关系，匡家化险为夷的把握才更大。”

匡卓然等人听着眼睛一亮。匡卓然更是朝着窦德昌揖礼：“十二叔，伯彦马上就要参加春闱了，这件事，只怕还得劳烦您帮着打听一二。”

他和宋墨虽然是头次照面，可宋墨所表现出来的敏锐，让他极为佩服，可他和宋墨之间，不管是在身份、地位，还是交情上都隔得太远，他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

在他们找不到人的情况下，窦启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窦德昌。只因是窦启俊的请托，窦德昌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二话没说就开始帮着找人，可见窦启俊和窦德昌不仅私交很好。既然窦德昌是个值得相托之人，他只好求助于窦德昌了。

而宋墨和窦昭见匡卓然在自家还深陷困境的时候还能为了窦启俊着想，对匡卓然不由得高看几分。宋墨更是直接对窦德昌和窦启俊道：“我看这件事你们两人都不要插手，交给我好了。”又道，“匡卓然，你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吧！”

匡卓然自然喜出望外，谢了宋墨又去谢窦德昌和窦启俊。

宋墨插手，肯定比他们这样像没头苍蝇似的乱闯要强得多。

窦启俊也乐得有宋墨插手，高兴地向宋墨道谢，心情愉快地起身告辞。

匡卓然和他一起回了客栈，窦德昌却留了下来。

匡家的事扯出了汪渊这样的大太监，这瞬间点燃了他的好奇心。

他和宋墨嘀咕道：“听说金吾卫还没有放假，你总不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吧？要不，我帮你跑跑腿？”

宋墨知道自己的岳父曾有意把窦德昌过继到西窦，虽说后来这件事没了影，可岳父到如今也不愿意纳妾，还是一门心思地要休了王氏。而王家虽然把王氏接了回去，可每当岳父郑重其事地上门说这件事的时候，王家就左支右调地不接话，这件事只怕还要闹几年。岳父已经年近不惑了，再过几年，就算是想添丁也会有些吃力了，最后恐怕还是要过继窦家子弟。

论近论亲，窦德昌都是不二人选，何况窦昭是在纪氏膝下长大的，他也乐得和窦德昌亲近：“若是不耽搁你的功课，你就帮我跑跑腿吧！”

现在宋墨手下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没有，哪里需要窦德昌动手？不过，既然窦德昌好奇，他就分派几件事让窦德昌做做，就当是带着窦德昌玩好了。

窦德昌听了喜出望外，忙道：“学堂里早就放了假，要等过了元宵节才开课，不耽搁功课！不耽搁功课！”

“那就好！”宋墨笑着约了他明天早上辰正在宫门口见。

窦德昌高高兴兴地走了。

窦昭问宋墨：“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是有人扯了范士畴的虎皮作大旗吗？”

“现在还不知道。”宋墨非常冷静理智地道，“要查过之后才能确定。”

窦昭不由得撇了撇嘴。

宋墨笑着拧了拧窦昭的面颊，去了净房。

窦昭又从汪格想到了汪渊。

要说前世汪渊没有参加宫变，她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可汪渊凭什么觉得辽王发动宫变就一定会成功呢？他又是什么时候投靠了辽王的呢？辽王是用什么条件打动汪渊的呢？

窦昭想到了顾玉从辽王库房里顺来的那些东西，又想到了日盛银楼的张之琪……

谋逆，是需要钱的。而且是大量的钱！

在没有成功之前，这就像个无底洞，多少银子都填不满！

而匡家每年有三万两银子的进项，而且他家的生意是又那种早已做出了名头、只赚不赔的买卖——这正是辽王所需要的！

窦昭一直想提醒宋墨防备辽王的野心，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她隐隐觉得，如果这件事真的和汪渊扯上了关系，也许对她和宋墨来说，就是一次机会。

窦昭在密切注意着匡家那边的动向的同时，开始安排着英国公府过年的事宜。

大年三十的祭祀，除夕夜宫里的年夜饭，初一的大朝拜，初二、初三要走亲戚，初四、初五的家宴，初六至元宵节的春宴，从客人的名单到喝茶的器皿，样样都要随机而变。像英国公府这样既要参与皇家的庆典，又要应酬同僚的勋贵之家，事情非常的多，远非普通的官宦人家可比，就是比起一州一府过年时的繁忙也毫不逊色。

好在窦昭对此驾轻就熟，不管是哪件事都难不倒她。

管事的嬷嬷们先是见识了窦昭的手段，又见识了窦昭管家的能力，个个凛然，

不敢疏忽大意。窦昭又放出风来，说自己无意大动干戈，只要是能胜任的，就继续留着；不能胜任的，不管是谁的人，都给我照走不误。管事的嬷嬷们谁也不愿意成为那只吓唬猴子的鸡，个个铆足了劲，要把差事保住。一时间窦昭的话比那圣旨还灵，不过两天的工夫，她就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了。

窦昭又拿出体己的银子，给当差得力的管事嬷嬷每人赏了十两银子，办事没有出错的，每人赏了二两银子。

一时间，英国公府阖府上下把窦昭夸得像菩萨，而宋宜春就像被人打了一耳光似的。

他之所这么容易地就答应把主持英国公府中馈的权力交给窦昭，除了是形势所逼之外，更是想看到从来没有管理国公府经验的窦昭忙得焦头烂额，还吃力不讨好。

可他没想到，自己反而成全了窦昭。

宋宜春又气又恼，去保和殿吃年夜饭的路上，他一直板着脸，瞥也没有瞥窦昭两口子一眼。

宋墨只当没有看见，窦昭更不会放在心上了。

他就像已经全然没有招架之力了的手下败将，谁还会在乎他是高兴还是生气呢？

保和殿的正殿坐着皇上器重的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后殿则以太后娘娘为尊，坐着皇后娘娘和众内外命妇。

按品大妆的窦昭无意和太后、皇后或是太子妃扯上关系，老老实实地坐在席间，偶尔和邻座的长兴侯世子夫人、兴国公夫人低声说上两句话，表现得中规中矩，没有任何显眼的地方。

可有些事，并不是你想躲就躲得了的。

太子妃身边的宫女奉太子妃之命送了个大迎枕给窦昭，并低声道：“太子妃说，让您垫着，免得腰疼。”

窦昭悄声道谢，一抬头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全场的焦点。

她忙低下了头。

但太后娘娘还是指着她问道：“这不是天赐的媳妇吗？”

皇后娘娘笑道：“您老的眼睛还是那么好使——她正是英国公府世子夫人大窦氏。”

太后娘娘笑道：“我记得。”然后又感兴趣地道，“既然有大窦氏，那就有小窦氏。那小窦氏是谁？”

“是济宁侯夫人。”皇后娘娘笑道，“她和英国公世子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英国公世子夫人是翰林院窦万元窦大人的长女，济宁侯夫人是次女。”

魏家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宴请，所以窦明并不在殿中。

“还有这种事？”太后娘娘更感兴趣了，“大窦氏是谁做的媒？小窦氏又是谁做的媒？”

“小窦氏是从小定的亲，大窦氏是英国公亲自瞧中的。”皇后娘娘看了窦昭一

眼，笑道。

太后娘娘又仔细地打量了窦昭几眼，笑道：“这孩子长得不错。下次大朝会，你把那小窦氏指给我瞧瞧。”

皇后娘娘笑着称是，道：“还有桩事，老祖宗您肯定不知道——大窦氏已经有了身孕，还和太子妃的产期一前一后，不过相隔几天而已。”

“这敢情好！”太后娘娘到了这个年纪，就喜欢听见添丁进口的喜讯，赐给了窦昭一串檀香木的佛珠、一对平安扣、几匹小孩子做衣服的素绸，和一块用来做小孩子包被的大红色百子戏春的刻丝。

窦昭上前谢恩。

太后娘娘笑着挥了挥手，示意她退下，低头和皇后娘娘商量着点哪出戏。而刚才只顾着和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说笑，对旁人等闲不理睬的长兴侯夫人也对窦昭明显热情了起来，就是显得有些木讷的兴国公夫人，也多看了她两眼。

窦昭善意地朝兴国公夫人点了点头。

前世，济宁侯府就算是在她手里重新振作了起来，可和兴国公府这样的人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她和兴国公夫人根本没有什么交情。但她却知道，兴国公在英国公被褫夺爵位后，以其低调隐忍的姿态，等到了长兴侯府的败落，成为了京都勋贵中的第一人。

因为得了太后的赏赐，初一大朝会之后，窦昭先向皇后娘娘道了谢，然后又去慈宁宫谢恩，等出了内宫，已是未正时分。

英国公府里，杜鸣正焦急地在小书房里等着宋墨。

见窦昭和宋墨一起过来，他恭谨地行了礼，开门见山道：“世子爷、夫人，我查到蒋捷，他竟然是戴建戴阁老夫人的表妹的侄儿，乃工部侍郎兼中极殿大学士沐川沐阁老的门生。”

戴建和汪渊过从甚密，而沐川又是皇后娘娘的人，这两个人都支使得动汪格。

到底是谁呢？

宋墨想了想，道：“要不我直接去问问汪格，先把匡家择出来再说。”

不过一年两三万两银子的事，汪格这点人情还是会卖给他的。

窦昭想的却不一样。前世，辽王登基后，戴建曾当了一段时间的内阁首辅。不同于皇上在位时的太平盛世，辽王登基后的朝局有些复杂，他能力有限，最终被致致仕，后又牵扯到了军饷贪墨案中，被抄家流放，死在了半路上。

这两个人，都和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叮嘱宋墨：“内侍们多是睚眦必报之人，你小心点，可别因为这件事把汪内侍给得罪了。”

“我知道。”宋墨笑着亲了亲她的面颊，叮嘱她，“你快点梳妆打扮，我们去给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拜年。”

今天是初二，走舅舅家。

宋墨的舅舅们都不在京都，就走老舅爷陆家了。

窦昭嘻嘻地笑，穿了身应景的大红色灯笼纹刻丝通袖袄，戴着攒珠累丝的头面，又因为怀孕的关系，原本就吹弹欲破的皮肤更添了几分红润，整个人显得光彩熠熠明艳照人，让人看着就精神一振。

宁德长公主看见她就觉得喜庆，拉了她的手对满屋子来给她拜年的亲眷们笑道：“这孩子，难怪太后娘娘都要夸一声‘长得好’了。”大家都哈哈地笑。

宁德长公主的外孙女，也就是景国公府的三太太冯氏则在旁边凑趣：“外祖母什么时候看见表弟妹不是欢欢喜喜的？倒衬得我们都如同瓦砾似的。”

陆家三奶奶素来怕自家姑奶奶这张嘴，忙拉了她道：“太后娘娘赏了两筐福建的贡橘过来，你帮着我给长辈们剥几个橘子。”

宁德长公主喜欢干净爽利的人，身边服侍的也不能有一丝的拖拉，这剥橘子之类的事，等闲的人向来是插不上手。

张三太太知道自己家外祖母的性子，一边起身和陆家三奶奶往茶房去，一边佯作委屈地抱怨：“就会支使我干活，也不想想，我可是做姑奶奶的人，有姑奶奶回娘家是这样待遇的吗？”

陆二奶奶就反驳道：“今天本是你哥哥嫂嫂来拜年的日子，你非要跟着过来，我们有什么法子？”

这一番话逗得大家又是一阵笑。

陆家的几个晚辈趁机上前给宁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拜年，讨红包。

张三太太的嫂嫂，也就是冯绍的妻子也低声和窦昭说着闲话：“听说你妹妹小产是因为济宁侯府的太夫人让她立规矩，是不是真的？”

窦明小产的事，窦昭还是第一次听说。

她大吃一惊。

她两世为人，经历得太多了，这惊讶也不过是从她脸上一掠而过，片刻后恢复了常态。

“我这段时间都窝在家里保胎，”窦昭笑道，“外面的事，也没有人跟我多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冯家的这位十一奶奶就有些不高兴，觉得窦昭这话说得太客套疏离，没有把她当自家人。

她就转头和坐在身边的陆二奶奶说起皇家的八卦来：“……福圆公主都已经出嫁了，不知道景宜公主和景泰公主会嫁到谁家？景宜公主好歹是皇后娘娘养的，可这景泰公主却不过是个没生出皇子的淑妃娘娘养的，她怎么就那么大的底气，也跟着挑三拣四的不嫁人？”

陆二奶奶笑道：“这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我怎么知道？”

窦昭却知道。

这位淑妃娘娘虽然没生下皇子，可架不住人家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啊！

那“淑”字，可是从前万皇后的封号。她不仅得了这个封号，而且在辽王登基